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左傳屬事卷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芬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王瓆

謄録貢生臣湯安泰

春秋左傳屬事卷四

明 傅遜 撰

伯

晉楚鄢陵之戰

成公七年秋楚子重伐鄭師于氾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鄖公鍾儀獻諸晉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氾鄭地共仲侯羽鄭大夫鄖楚縣今德安府境鍾儀縣公軍府軍藏府餘見上卷

九年秋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

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泠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為太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太子抑無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

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君盡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為之禮使歸求成南冠楚冠縶拘執也稅解也泠人樂官南音楚音嬰齊令尹子重側司馬子反朝夕馬者明有所規法以成德舍近事遠稱少小以示性所自然明至誠文子名變因析其言而名之為衆善使歸合成此其本謀也後終不欲以武競十二月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脩好結成辰字子商官太宰

十年春晉侯使糴茷如楚報太宰子商之使也糴茷晉大夫是年六月景公卒厲公立

十一年〇宋華元善於令尹子重又善於欒武子聞楚

人既許晉糴茷成而使歸復命矣冬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

十二年春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菑危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贄往來道路無壅謀其不協而討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胙國鄭伯如晉聽成會于瑣澤成故也華元兼善晉楚之相因事克成之罷偃楚二大夫晉既與楚成

合諸侯以申其好瑣澤地闕

晉郤至如楚聘且涖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為地室而縣焉郤至將登金奏作于下驚而走出子反曰日云莫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為世之治也諸侯閒于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於是乎有享宴

之禮享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略其武夫以為已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為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為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死

無日矣夫冬楚公子罷如晉聘且涖盟十二月晉侯及楚公子罷盟于赤棘郤至聘楚且盟以固其好縣鐘鼓也擊鐘而奏樂兩君相見之禮至以使臣不敢當側言兩君戰乃相見無用此樂至引古者王事閒暇乃脩私好享有體薦几設而不倚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所以訓共儉宴則折俎相與共食所以示慈惠不夕無事扞蔽也宴享結好鄰國則民安故為扞城詩周南之詩赳赳武貌世治尚文德武夫唯使之在外扞難故曰干城八尺曰尋倍尋曰常畧取也世亂尚武为公侯用武夫侵暴鄰國以為搏噬之用無已故委任之無所不至詩云心腹舉其至者制其腹心言制禦武夫之腹心者使不為害也范文子知楚必敗盟爭戰預以為憂罷聘報郤至至赤棘晉地

十五年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戚衛邑直隸開州境成公名負芻討其殺太子

自立詳見子臧讓國○夏楚將北師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老矣在申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楚子侵鄭及暴隧遂侵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石欒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使重其罪民將叛之無民孰戰楚背盟而北子囊公子貞字申叔時楚大夫老於申暴隧鄭地子罕公子喜字新石楚邑無庸不用報也罪謂背盟數戰

十六年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

鄭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夏四月鄭子罕伐宋
宋將鉏樂懼敗諸汋陂退舍於夫渠不儆鄭人覆之敗
諸汋陵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衛侯伐鄭至于鳴鴈為
晉故也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
可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
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欒書將中軍士燮
佐之郤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郤至佐新軍
荀罃居守郤犨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孟

獻子曰有勝矣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令尹將左右尹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厖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

其關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内弃其民而外絶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厎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偽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

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
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
矣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
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敵楚而
已唯聖人能内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内憂盍釋
楚以為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
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晉楚惟天所
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

馬欒書曰楚師輕窕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閒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囂合而加囂各顧其後莫有鬬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太宰伯州犁侍于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皆乘矣

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犂以公卒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蹙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有淖於前乃皆左右相違於淖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為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為右石首御

鄭成公唐苟為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於淖癸巳潘尫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藝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

項伏弢以一矢復命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
免胄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
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郤至
見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
靈閒蒙甲胄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為事之故
敢肅使者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其御杜溷羅
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
辱國君乃止郤至從鄭伯其右茀翰胡曰諜輅之余從

之乘而俘以下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衞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乃內旌於弢中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楚師薄於險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為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囚楚公子茷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

暇令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
謂暇請攝飲焉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曰
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
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受而飲
之免使者而復鼓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
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
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脩陳固列蓐食申
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

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得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楚師還及瑕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為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君師敢忘其

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
衛侯出于衛公出于壞隤楚侵鄭不服乃賂以田成楚大夫汝水之南近鄭子駟鄭大夫鄭自其君執獲歸而從晉此復叛故伐宋樂懼戴公後將鉏戴族宋先勝而繼敗汋陂夫渠汋陵皆宋地鳴鴈鄭地在河南睢州境厲公以鄭叛謀伐之慮楚必救故大興師并乞師諸侯文子以君侈臣驕皆叛或懼而脩德一鄭叛不足為警武子以已當國而失伯為恥不從其言有勝以釁卑讓有禮也晉師未至鄭先告楚句耳鄭大夫與往非使也司馬子反令尹子重子辛公子壬夫也過申叔時審其必敗器猶用詳慎也建利得其宜也順時有其序也民生厚以下皆六器備而諸美集也詩頌言先王立其民無不中正闕謂軍國之事有闕之者棄民以下皆與六器反奸時謂晉無釁而楚自起兵端非其時也恤所底各憂身之所底如何也句耳

亦見楚有敗徵鄢陵鄭地今河南鄢陵縣既遇文子猶執前意郤至以其先三敗為恥故又言聖人德盛內外皆寧非聖則亢逸易生故外寧而內難旋作壓窄之使不得出句文子子軍屯必鑿井結竈句欲夷塞之以列陳於中而復䟽其前行之首蓋當陳前決開營壘為戰道也文子不欲戰故惡其獻謀武子欲持重以須其退郤至又以六間決必克晦月終陰之盡兵家所忌○文子之言深可味而書與至皆不察惜也○巢車車上為櫓州犁伯宗子以三郤殺伯宗奔楚虔敬也左將帥右軍右誓發令禱禱於神公晉侯賁皇楚鬬椒子以椒亂奔晉食邑于苗晉楚各以彼國亡臣為謀主晉侯左右皆以州犁在楚知晉之情且楚兵多悍於戰與賁皇意異故賁皇策楚必敗公猶決之筮復震下坤上陽長之卦陽氣起子南行推陰故曰南國䠞南國勢䠞則離受其咎離為諸侯又為目陽氣激南飛矢之象故曰射其元王中目淖泥也違避也步毅即郤毅欒范二族彊故

夾公左右鍼在君前故名其父大任謂元帥載公為侵官去將而御為失官遠其部曲為離局掀舉也黨厄之子養由基楚士皆善射蹲聚也甲一葉為一札一發達七札言其能陷堅二臣自以射誇王辱國賤其不尚知謀也又言女以藝自多當以藝死呂錡魏錡也中王身死皆符其夢殪弓衣基竟以一矢斃錡至當戰陳見楚子敦盡臣禮趨風疾也問遺也殷盛也韎赤色跗注戎服若袴而屬於跗與袴連間與也至以楚王命宜拜介者不拜故告不敢寧君辱賜命因軍事惟敢致肅使者肅若今揖鞍戰韓厥已辱齊侯故云再謀問也輅迎也使諜為疑兵於前以誤鄭而自後登其車執之有刑陵上不祥也○茲見古人行師有禮而至之戮也尤非其辜○欒戰見衛文公定狄難壹大大崩也苟謂首為君御已又能不及首當御君以免已止死楚迫險為晉所困命謂死藝之命基冉二子俱有過人之能故止欒鍼請實言於子重衆難於整整則信使可通臨敵閒暇則

前言自憶今行人不使而食前言是不整不暇攝飲代鍼往飲子重榼飲器識記也能記往言也轉戰盡日勝負未判子反命揀兵明日更戰晉以為患出令亦如之金創為夷補補死亡繕治展閱也蒐索擇也秣穀食也固堅也申重也逸囚欲使之聞也穀陽子反内竪三日穀食楚衆三日也文子以勝為懼瑕楚地王言子玉敗城濮王不在軍因引為已過實以責子反子重又以子玉事為正子反言雖無故事亦必當從命而引義以自裁原二卿相惡也齊衛魯皆後戰期晉獨勝楚○子反已先晉而令為復戰計矣王不知誤以醉不能謀而遁之亟也誠不幸焉矣豈敗盟啓釁固神所惡耶秋會于沙隨謀伐鄭也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　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揚不敢過鄭　諸侯遷于制田知武子佐下軍以

諸侯之師侵陳至於鳴鹿遂侵蔡未反諸侯遷于潁上戊午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沙隨宋地今河南寧陵縣有沙隨城督揚鄭東地制今汜水縣舊有制澤鳴鹿陳地今鹿邑縣失軍將主與軍相失以上節餘見列卿世嗣之變

冬晉侯使郤至獻楚捷于周餘見卿族釁興

十七年春王正月鄭子駟侵晉虛滑衛北宮括救晉侵鄭至于高氏夏五月鄭太子髡頑侯獳為質於楚楚公子成公子寅戍鄭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尋戚之盟也

楚子重救鄭師于首止諸侯還冬諸侯伐鄭十月庚午圍鄭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十一月諸侯還虛滑晉二邑侯濡鄭大夫高氏河南鈞州有高氏亭曲洧河南洧川縣皆鄭地餘見卿族厲與柯陵鄭地前既失軍此復兩避楚還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　胥童曰必先三郤　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魋助之　三郤將謀於榭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於其位溫季曰逃威也遂趨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

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　遂出奔狄公使辭於二子　乃皆歸公使胥童為卿公遊于匠麗氏欒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左右即胥童長魚矯清沸魋等皆公外嬖榭講武堂駒伯郤錡字苦成叔郤犨字溫郤至食邑字季至本欲稟君命而死矯等忽以兵威暴至故欲逃其凶威矯度書偃必弒君以言不用奔匠麗亦嬖大夫以上節詳見晉卿族興廢

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厲公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程滑晉大夫書偃不以君禮葬厲公諸侯葬車七乘餘見下

襄公十三年夏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以辱社稷為大夫憂其弘多矣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沒於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請為靈若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楚共王卒子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

之共大夫從之多福謂為君春秋祭祀窀穸墓穴也禮葬乃議謚故云云亂而不損曰靈殺戮無辜曰厲王欲受此惡謚以從先君於廟稱禰者將代為禰也既過能改曰恭故子囊以此謚王○晉厲雖勝竟死於弒楚共乃得令終見一戰之勝負不足為國輕重而人君當修德於其素也

晉悼公復伯

成公三年夏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罃於是荀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為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

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修封疆雖遇執事

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為之禮而歸之邲之戰楚獲知罃事見楚莊之霸釁鼓殺之以血塗鼓也纍繫也稱於異國君曰外臣不獲命不許戮也嗣祖宗之職曰宗職違避也荀罃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寘諸褚中以出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罃善視之如實出己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實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褚綿絮也○悼公復伯謀多由於知罃其對楚子與先文公之對猶一可見英雄志略相當也而楚皆禮焉以歸度亦偉矣斯能業廣而祚永乎罃又善視賈人自古成大功名者必不自居於薄矣其賈人亦賢者歟

十八年春王正月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厲公使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庚午盟而入館于伯子同氏辛巳朝于武宮逐不臣者七人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清原在稷山縣傳言悼公少而有才所以能伯盟與諸大夫盟也子同氏晉大夫家武宮曲沃武公

之廟七人夷羊五之屬

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于朝始命百官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為卿荀家荀會欒黶韓無忌為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使士渥濁為太傅使修范武子之法右行辛為司空使修士蔿之法弁糾御戎校正屬馬使訓諸御知義荀賓為右司士屬焉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祁奚為中軍尉羊舌職佐之

魏絳為司馬張老為候奄鐸遏寇為上軍尉籍偃為之司馬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程鄭為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

此悼公之始政復伯之畧具見於此施恩惠舍勞役巳止逋責惠及煢獨舊德而淪廢者振起之乏困災患者匡之救之禁其淫慝薄其賦斂宥其罪戾節其器用時以使民不以私欲犯其時相錡之子魴會之子頡顆之子武朔之子其祖父皆有勞于晉家會疑林父子黶書之子無忌厥之子渥濁士貞子也武子為景公太傅辛將右行因以為氏士蔿獻公司空蔿與武子皆賢故修其法弁糾欒糾也校正主馬官戎士尚節義故訓

以義司士軍右之官勇力皆軍右也勇多不順命故訓時使省卿戎御令軍尉攝之奚職皆晉賢臣絳犨之子候奄軍中主斥候之官訓使相親以聽上命程鄭荀氏別族乘馬御乘車之僕六騶六閑之騶周禮諸侯有六閑馬乘車尚禮容故訓六騶使知禮六官六卿言長以見其餘皆得其職守其方稱其德而無陵偪怨謗之嫌所以復伯正軍正命卿也師二千五百人之帥旅五百人之帥

公如晉朝嗣君也○夏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遂會楚子伐宋取朝郟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郜取幽丘同伐彭城納宋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

曹門宋城名朝郟城郜幽丘彭城皆宋邑彭城今為徐州有彭城山子辛公子壬夫字魚石等五子皆宋叛臣前奔楚今楚納之以偪宋詳見

宋桓族之亂○公至自晉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君子謂晉於是乎有禮秋杞桓公來朝勞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杞伯於是驟朝于晉而請為昏○七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為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彊自宋始矣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遇楚師於靡角之谷楚師還晉士魴來乞師季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今彘季亦佐下軍如

伐鄭可也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十二月孟獻子會于虛朾謀救宋也獻子代欒武子勤卹其患靡角宋地楚還畏晉彊也彘季士魴也伐鄭在十七年無乞師傳虛朾地闕餘詳見桓族之亂

襄公元年春己亥圍宋彭城　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齊人不會彭城晉人以為討二月齊太子光為質於晉夏五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於洧上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鄫以待晉師晉師自鄭以鄫之師侵楚焦夷及

陳晉侯衛侯次于戚以爲之援秋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鄭子然侵宋取犬丘瓠丘晉地在今山西垣曲縣境舊有壺丘洧水源出河南密縣至新鄭縣會溱水東諸侯齊魯曹邾杞也鄫小國今山東嶧縣援爲厥援也呂留犬丘皆宋地犬丘今河南永城縣

二年春鄭師侵宋楚令也夏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於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弃力與言其誰暱我免寡人唯二三子秋七月庚辰鄭伯睔卒於是子罕當國子駟爲政子國爲司

馬晉師侵鄭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會于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知武子曰善鄫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甇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豈唯寡君頼之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遂城虎牢鄭人乃成鄭自鄢陵以來若楚令煩欲從晉避之息肩以負擔喻成公言共王以吾鄭而致傷目此宜自寡人

任之以報其德言盟誓之言當國攝君事為政卿也官君也言先君有成命未之易因復從楚故晉會諸侯謀討之戚衛地虎牢鄭北制也時屬晉前獻子與齊崔杼次于鄫杼有二晉之言獻子以告武子滕薛郳齊之屬欲以城事白晉君而請齊會之以觀齊志若齊人應命告諸侯會城虎牢不得將伐齊虎牢巖險為要害之區城之足以服鄭息戰伐故云福齊聞武子言帥小國以會鄭成如獻子謀○楚公子申為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偪子重子辛楚人殺之故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申偪奪其權勢

三年春公如晉始朝也夏盟于長樗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孟獻子曰以

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公即位始朝長樗晉邑相相儀也稽首首至地事天子之禮仇讐齊楚也○晉為鄭服故且欲修吳好將合諸侯使士匄告于齊曰寡君使匄以歲之不易不虞之不戒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以謀不協請君臨之使匄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為不協乃盟於䣊外晉以楚强難制吳為其屬國已漸强叛楚故與吳修好使之數反於其內以分楚勢如彭越數反梁地為項王害也然晉竟以謀㸑楚非因吳力故後事在吳通上國內不易多難也虞度戒備也兄弟列國之君䣊水即時水也見二卷○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

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老致仕也嗣繼其職者午祁奚子赤職子字伯華三物得舉得位得官詩小雅言唯有德之人能舉似已者傳言悼公用人之周故能霸○六月公

會單頃公及諸侯已未同盟于雞澤○楚子辛為令尹
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晉侯使和組父
告於諸侯秋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陳請
服也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
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干為戮何辱如之必
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
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劍
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臣

聞師衆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爲請晉侯以魏絳爲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張老爲中軍司馬士富爲候奄單頃公王卿士晉假寵於周雞澤晉地今北直隸雞澤縣有雞城餘見吳

通上國子辛代子重侵欲以所欲侵害之故陳求成於會晉使告於諸侯而盟之既盟師次曲梁在雞澤東北今為永平縣行陣次戮殺之以徇以公弟不可戮故戮其僕僕人晉侯御僕斯此也絳以書自通於公將自裁時晉多賢臣或紓君怒或止絳死絳以揚干亂行為犯順不武已不戮干為避死不敬致訓教習有素不從不從刑也司寇行刑故歸之跣怒遽不暇躡履絳死為重過請請無死羣臣旅食欲顯絳特設禮食張老代絳士富代張老楚司馬公子何忌侵陳陳叛故也許靈公事楚不會于雞澤冬晉知武子帥師伐許

四年春楚師為陳叛故猶在繁陽韓獻子患之言於朝曰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唯知時也今我易之難哉

三月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聽命臧武仲聞之曰陳不服於楚必亡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況小乎夏楚彭名侵陳陳無禮故也繁陽楚地在今河南新蔡縣南又北直隸內黃縣有繁陽城非是獻子以力未能服楚恐失陳故以為患軍禮不伐喪故以楚為行禮冬楚人使頓閒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覲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戎

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弃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公曰后羿何如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弃武羅伯因熊髠尨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弃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為已相浞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

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昔周辛甲之為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為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於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

不悛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修民事田以時無終山戎北直隸玉田遵化縣其國有無終山子爵嘉父其君孟樂其使夏訓夏書有窮國名羿有窮君之號絳方論和戎而欲進諫故特稱之以發公問禹孫太

康淫放失國夏人立其弟仲康仲康亦微弱子相立羿遂逐相而代之鉏羿本國遷窮石故號有窮原獸田獵也武羅等羿四賢臣寒浞寒國支庶伯明其君夷羿之氏虞樂也窮門窮國之門靡夏遺臣依羿圖興復羿滅而奔羿室其妃妾澆豷浞二子斟灌斟尋夏同姓二諸侯后相所依過戈二國燼遺民也少康后相子后杼少康子浞因羿室故仍稱有窮辛甲周武王太史官箴各以其官為箴虞人田獵之官九道九州之道思慮壯念田獵也重猶數也不恹言雖得而不能昌大即滅亡也獸臣虞人自稱言僕人不敢斥尊也公既心納絳言惟問和戎之利而絳復數有五荐居逐水草而居易輕䔺懼抑習也德度以德為度也傳言晉侯從諫幷絳之功

五年秋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於

是不刑詩曰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講事不令集人來定已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夏書曰成允成功詩逸詩挺挺正直扃扃明察講謀也言謀事不善當聚致賢人以定之夏書禹謨允信也言信成然後有成功○竊謂伐宋封魚石背盟戰鄢陵固匪義矣其三殺大夫皆以其罪何不刑之有傳蓋以成敗論耳九月丙午盟于戚會吳且命戍陳也楚子囊為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冬諸侯戍陳子囊伐陳十一月甲午會于城棣以救之

政行政子辛所行疾急也宣子知不能保陳而猶戍猶救至其自叛乃巳城棣陳地在今河南封丘縣境

七年冬楚子囊圍陳會于鄬以救之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黄往而執之楚人從之二慶使告陳侯于會曰楚人執公子黄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陳侯逃歸鄬鄭地二慶陳執政大夫黄哀公母弟二圖將背君屬楚逃脫身潛遁也晉自是弃陳矣

八年春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晉悼復修伯業故朝而禀其多少夏四月庚寅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爕鄭人皆

喜唯子産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為戮矣五月甲辰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大夫不書尊晉侯也侵蔡以媚晉子産子國子不順不順衆而皆喜也大命行師之命晉重煩諸侯故使大夫聽命鄭伯以獻蔡捷偶往悼公修其先烈禮制崇儉可遵故人諸大夫以尊之邢丘在今河南懐慶府城

東

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謀之多族民之多違事滋無成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於二竟以待彊者而庇民焉寇不為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

是欲不可從也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
睦必不弃鄭楚師遼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
之聞之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
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
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請從楚騑也受其咎乃
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于晉曰君命敝邑修而車賦儆
而師徒以討亂略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
敝賦以討于蔡獲司馬燮獻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

故稱兵于蔡焚我郊保馮陵我城郭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皇啓處以相救也翦焉傾覆無所控告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知武子使行人子員對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楚討鄭如子產慮諸大夫共議其從違子駟言人壽促而河清遲俞晉救難待詩逸詩兆卜詢謀職主也言既卜且謀多則競作羅網而無成功族家也二竟晉楚

界上五會謂雞澤戚城棣鄭邢丘親我謂晉鄙我謂楚舍之子展名詩小雅子駟又言謀之者多則是非相亂而不成盈庭多也如不行而坐圖遠近則道路無得騁子駟名伯駢鄭大夫索搜也保守馮馮也翦絶控引也夫人人人也楚命楚師之命行李行人也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宣子賦摽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武子賦角弓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為子孫藏匄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為知禮宣子名匄公朝

晉故拜謝摽有梅詩召南摽落也梅盛極則落詩人以興女色盛則衰衆士求之宜及其時宣子欲魯及時共討鄭取其汲汲相赴誰敢不敢後也臭味言同類也角弓詩小雅取其兄弟婚姻無相遠矣彤弓詩小雅天子賜有功諸侯之詩欲晉君繼文之業復受彤弓於王彤弓義在晉君勾受之為知禮

九年夏季武子如晉報宣子之聘也○秦景公使士雃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教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皁隸不知遷業韓厥老矣知罃稟焉以為政范匄

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韓起少於欒黶而欒黶
士魴上之使佐上軍魏絳多功以趙武為賢而為之佐
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
君其圖之王曰吾既許之矣雖不及晉必將出師秋楚
子師于武城以為秦援士雅秦大夫類能別其能也方所職也競於教相力以奉令也
穫曰農收曰穡不遷專其業也列卿事見本事內○悼公君臣使敵國稱服如是預得乎攻心心戰之義矣子
囊知不可敵而復累師伐鄭使鄭告絶後已豈兩敵相持勢不得不爾耶然亦非為謀之至者矣　冬十
月諸侯伐鄭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鄖從荀罃士匄

門于鄟門衛北宮括曹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滕人薛人從欒黶士魴門于北門杞人郳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甲戌師于氾令於諸侯曰修器備盛餱糧歸老幼居疾於虎牢肆青圍鄭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

也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鄭服也將盟鄭六卿公子騑公子發公子嘉公孫輒公孫蠆公孫舍之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晉士莊子為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騑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厎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彊可以庇

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修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弃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于鄭乃盟而還晉人不得志于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閏月戊寅濟于陰阪侵鄭次于陰口而還子孔曰晉師可擊也師老而勞且有歸志必大克

之子展曰不可晉以諸侯伐鄭討其從楚實見城下之言攻鄟門中軍也攻梁之師上軍也攻北門下軍也斬行栗新軍也行栗表道樹既以四軍還聚於氾居疾以疾病者息其中肆眚赦過也獻子荀偃恐楚救鄭鄭復屬之故欲與戰武子謀分四軍為三部與列國精鋭以逆楚則晉各一動而楚三來故將不能若聚衆與戰則必暴骨艾息也明此時君子小人當皆有所勞若徒以戰爭為務則君子無所運謀而非勞心之義矣○此先儒所謂善陳者惟分兵國內未臨敵分布而以陳名者蓋以兵家屯行營陳皆始於分數分數既明部伍有制而後可守可戰均其勞逸相其勇怯番休進退循環無窮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此陳法也屯行一耳故俱謂之陳焉○門子卿之嫡子如此盟如違盟之罰亂要以兵亂之力彊要使服墊隘湫苦也偃以子駟所言亦載於策故欲改之藋服鄭之謀已定不頼于盟故遂用兩載書三門鄟門師之梁北門也

陰口鄭地子孔欲擊晉子展以晉彊不可重怒楚子伐鄭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蟜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彊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彊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所臨唯信信者言之瑞也善之主也是故臨之明神不蠲要盟背之可也乃及楚平公子罷戎入盟同盟于中分楚莊夫人卒王未能定鄭而歸楚復爭鄭鄭速從之質實也瑞猶祥也蠲潔也不以要盟為潔罷戎楚大夫中分鄭城中里名夫人共王母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

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祈以幣更賓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

悼公以用民太勞思休息之施舍解見前輸以車運於所貸之地惟無積故無困惟無禁故無貪以幣更不用牲也特牲一牲也不作仍舊也從給纔足也有節上下有度三駕三出師○悼公於紛爭時而以息民為謀其慮遠矣而績隨用成效則邇焉後之剥民以供軍者敗亦不旋踵可不鑒哉

十年夏四月戊午會于柤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戌焉荀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

丙寅圍之弗克孟氏之臣秦堇父輦重如役偪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聊人紇抉之以出門者狄虒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為櫓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主人縣布堇父登之及堞而絶之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帶其斷以徇於軍三日諸侯之師久於偪陽荀偃士匄請於荀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知伯怒投之以机出於其閒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余恐

亂命以不女違女既勤君而興諸侯牽帥老夫以至於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余羸老也可重任乎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五月庚寅荀偃士匄帥卒攻偪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書曰遂滅偪陽言自會也以與向戌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偪陽光啓寡君羣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若專賜臣是臣興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予宋公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荀罃辭荀偃士匄曰

諸侯宋魯於是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舞師題以旌夏晉侯懼而退入于房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疾卜桑林見荀偃士匄欲奔請禱焉荀罃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猶有鬼神於彼加之晉侯有間以偪陽子歸獻于武宮謂之夷俘偪陽妘姓也使周內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禮也師歸孟獻子以秦堇父為右生秦丕茲事仲尼祖楚地偪陽近宋小國今山東嶧縣有偪陽城

匄偃以宋事晉恭而向戍有賢行故欲取而封之為附庸罃預知其難克固請方許堇父獻子家臣步挽重車

以從師啓開也門焉攻其門發下也下縣門以閉門者於内紇多力抉舉以出之紇郰邑大夫仲尼父叔梁紇也狄虒彌魯人蒙覆也櫓大楯百人為隊彌以一人當之詩邶風偪陽人縣布以試外之勇者堇父以登將至堞絶之使墜如此者三主人嘉其勇乃辭謝帶斷布徇以示勇偃旬以役久入夏有水潦水潦久雨也班還也知伯荀罃也閒偃旬之閒二事滅偪陽封戍既成復改之為亂命武守武勇能執守易余罪謂偃旬將駕言如下所云已不任受此責當取爾以謝不克之罪桑林殷天子樂湯時大旱以身禱於桑林而雨故以名宋殷後魯以周公故皆用天子禮樂觀禮其禮可觀也禘王祭其樂如之享賓亦用故以桑林享為可師樂師旌夏大旌題識也以大旌表識其行列晉侯忽見非常偶懼而疾見祟見於卜兆閒疾差諱俘中國故謂之夷霍晉邑今山西趙城縣内史掌爵禄廢置使選偪陽宗族賢者令居霍奉妘姓之祀善不滅姓故曰禮使周史者示有

王命堇父紇以力相尚其二子以德相高○六月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于訾毋庚午圍宋門于桐門訾毋宋地桐門宋城門衛侯救宋師于襄牛鄭子展曰必我衛不然是不與楚也得罪于晉又得罪於楚國將若之何子駟曰國病矣子展曰得罪於二大國必亡病不猶愈於亡乎諸大夫皆以為然故鄭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姜氏問繇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氏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孫蒯獲鄭皇耳

於犬丘秋七月楚子囊鄭子耳侵我西鄙還圍蕭八月丙寅克之九月子耳侵宋北鄙襄牛宋地楚伐宋報晉伐鄭也衛救宋以與晉而鄭又伐衛以與楚皇耳鄭大夫繇兆辭蒯衛臣蕭宋邑餘見鄭西宮之亂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太子光先至于師故長於滕己酉師于牛首冬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士魴魏絳戍之書曰戍鄭虎牢非鄭地也言將歸焉鄭及晉平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欒黶

曰逃楚晉之恥也合諸侯以益恥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已亥與楚師夾潁而軍子蟜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宵涉潁與楚人盟欒黶欲伐鄭師荀罃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為諸侯笑克不可命不如還也丁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楚人亦還此三駕之一太子宜賓以上卿晉悼以一時之宜令上滕侯故傳釋之斗首鄭地梧制鄭舊邑

城之以逼鄭二年晉城虎牢而居之今鄭復叛故修其城而置戍鄭服則欲以還鄭故夫子追書繫之于鄭以見晉志還遠也陽陵鄭地頼水流其南子𫍲權其利害以從楚亦以退諸侯而免楚之圍宵涉欲速也致怨為後伐之資命猶必也

十一年春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為而使晉師致死於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為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埸之司

惡於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于楚楚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夏鄭子展侵宋四月諸侯伐鄭己亥齊太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門于東門其莫晉荀罃至于西郊東侵舊許衛孫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右還次于瑣圍鄭觀兵于南門西濟于濟隧鄭人懼乃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乃

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藴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奬王室或間兹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楚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鄭人使良霄太宰石㚟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書曰

行人言使人也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庚辰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候禁侵掠晉侯使叔肸告于諸侯公使臧孫紇對曰凡我同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討苟有以藉手鮮不赦宥寡君聞命矣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廣車軘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鐘二肆及其鎛磬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

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旨君子殿天子之邦樂旨君子福禄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禄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教敢不

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鄭自侵蔡以來晉楚兵無寧期故國人以為患知晉强楚弱愿從晉以息之子展欲激晉怒使楚避晉以晉素厚宋乃謀伐宋以挑之而復從楚以重其怒故侵宋而晉以諸侯伐鄭是為三駕之再分兵攻圍侵掠鄭懼而行成以盟舊許許之舊國鄭新邑向今河南尉氏縣向城瑣河南中年縣舊有瑣侯亭濟隧水名亳鄭地有三亳此偃師縣西亳也慎敬威儀謹辭令薀年薀積年穀而不分災壅壅山川之利保姦藏罪人慝為民惡者二司山川皆其神也羣祀在祀典者先王諸侯太祖先公諸侯始封君七姓晉魯衛鄭曹滕姬姓邾小邾曹姓宋子姓齊姜姓莒己姓杞姒姓薛任姓十三國誤言十二國踣斃也諸侯歸楚子復并將秦

師爭鄭鄭方受盟遂逆楚伐宋復用子展之謀也諸侯果復悉師以伐於是使告絕于楚行成于晉是為三駕之三晉一歲再出楚果不能古者交兵使在其間所以通命示整或執或殺皆以為譏蕭魚鄭地晉知鄭服以誠故即示以休兵永孚於好告諸侯使皆知之肸叔向名悝觸蠲皆樂師名廣軘皆兵車名淳耦也相耦凡十五乘其中甲兵皆備總計他車及廣軘共百乘肆列也懸鍾十六為一肆鎛磬皆樂器二八十六人晉侯思絳功賜鄭樂之半絳讓功而尤致規諫之忠詩小雅言諸侯有樂美之德可以鎮撫天下之邦畿便蕃數也言遠人來服之衆也安和其心處制其事行施其教守守其行厲厚其俗言五德皆備乃為樂非但金石也濟河渡河而南伐鄭蓋戎不和則有反顧之憂盟府司盟之府有賞功之制傳謂禮大夫有功則賜樂○君子欲人之我附而徽之也亟則人重而我輕其附之也必不堅晉惟徘徊舒徐而不汲汲於鄭之服至其以計速之使

騤而附焉故既服而不復貳也歟魏莊子諸臣屢謀數年功成受賞君臣同樂誠千載一時矣而尤以保終爲規慮何遠乎知武子以元帥運畫分兵敝楚圖以德懷功豈出絳下哉而樂不及焉何也

十二年夏晉士魴來聘且拜師謝伐鄭之師冬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楊梁以報晉之取鄭也楊梁宋地在今河南睢州境

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禮也

十三年春公至自晉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夏荀罃士魴卒晉侯蒐于緜上以治兵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長昔臣習於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荀

偃將中軍士匄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
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
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新軍無帥晉
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禮也
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
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為汏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
賴之刑善也夫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書曰一
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其是之謂乎周之興也其

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言不讓也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恒必由之綿上在今山西介休縣將

命軍帥必蒐而命之以與衆共士匄讓荀偃超一等將中軍韓起欒黶讓趙武超四等將上軍絳超一等佐下軍匄起黶位如故伯游荀偃字禮得慎舉之禮刑法也周書呂刑義取上有好善之慶則下賴其福詩大雅言

文王善用其法故為萬邦所信又詩小雅刺幽王役使不均故從事者怨恨稱已之勞以為獨賢無讓心傳因晉事而極言讓與不讓之大致以示鑒其原蓋自悼公矣○冬鄭良霄太宰石㚟猶在楚石㚟言於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止鄭一卿以除其偪使睦而疾楚以固於晉焉用之使歸而廢其使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也不猶愈乎楚人歸之前楚執鄭二使猶未歸以㚟言而遣卜征謂先征五年而卜其吉凶征謂征伐巡守祥習謂五卜皆同一卿謂良霄也位不偪則大臣睦而共怨楚以事晉使楚執良霄而固事晉是鄭使良霄之

意今歸之使相疾是𪇆其使也

十四年春會于向○執莒公子務婁以其通楚使也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乃祖吾離被苫蓋蒙荆棘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洩則職女之由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嶽

之裔冑也毋是翦弃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嘷我諸戎除翦其荆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於是乎有殽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犄之與晉踣之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以從執政猶殽志也豈敢離逷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

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為不與於會亦無瞢焉賦青蠅而退宣子辭焉使即事於會成愷悌也於是子叔齊子為季武子介以會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駒支戎子名朝行在所設也吾離戎先祖名瓜州今甘肅地莒蓋荆棘言所歷之艱阻見其以窮歸也被披同蓋莒之別名蠲明也四嶽堯時方伯姜姓裔遠胄后也侵內侵叛外叛亢當也角罥其首掎牽其足踣僵也猶殺志如殺時無二志也逷遠青閟也青蠅詩小雅取其愷悌君子無信讒言齊叔老謚魯敬事伯國使二卿與會故晉亦報之以禮

十五年冬晉悼公卒鄭公孫夏如晉奔喪子蟜送葬夏子

西子蟜公孫蠆言諸侯畏晉故卿共葬〇悼公之賢于時邈焉無匹矣惜年夭折曰悼謂年不稱志也公知人類使不永年遂謚悼焉考之謚法中內讓外寧績既偉矣謚之睿武夫豈過乎

春秋左傳屬事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左傳屬事卷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　芬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臣王　瓆

謄録貢生臣湯安泰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左傳屬事卷五

明 傅遜 撰

伯

晉平公楚康王爭伯

襄公十四年冬會于戚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齊人始貳析羽為旌王者遊車之所建齊私有之因謂之羽毛宣子借觀而匿之遂貳

十五年夏齊侯圍成貳於晉故也於是乎城成郛成魯孟氏邑今山東寧陽縣有成城當齊衝故城其郛以備之

十六年春葬晉悼公平公即位羊舌肸為傅張君臣為中軍司馬祁奚韓襄欒盈士鞅為公族大夫虞丘書為乘馬御改服脩官烝于曲沃警守而下會于溴梁命歸侵田○晉侯與諸侯宴于温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許男請遷于晉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侯鄭子蟜聞將

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穆叔從公齊子帥師會晉荀偃書曰會鄭伯為夷故也夏六月次于棫林庚寅伐許次于函氏晉荀偃欒黶帥師伐楚以報宋揚梁之役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阪楚師敗績晉師遂侵方城之外復伐許而還

平公悼公子名彪肸叔向名君臣張老子代其父祁奚前中軍尉韓襄無忌子盈黶之子鞅匄之子虞丘書代程鄭既葬改喪服脩官職曲沃武公始封邑祖廟在馬烝冬祭順流曰下湨水名梁隄也爾雅梁莫大於湨梁在今河南濟源縣境諸侯相侵之田皆命各歸之餘詳見魯與邾莒之怨○時葬悼公已太速又即吉烝皆非禮○必類必使從其義類高厚齊大夫齊有二心故不類

齊大國小國必有從者故盟之果逃許叛楚故請遷既不可故以師討之鄭與許有夙怨故獨君行則君臣分別於鄭伯宜有以尊異之而其時唯以伯國為重鄭伯乃夷諸大夫故齊子本會蔿偃而經特以會鄭伯為文序於伯臣之上不使夷之於大夫諸侯師次於許晉師獨進伐楚敗其師侵其境湛水阪陂也水源出河南汝州馬泡泉經葉縣入汝水穆叔名豹齊子名叔老臧林函氏皆許地楊梁役見上卷秋齊侯圍成孟孺子速徼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為之名速遂塞海陘而還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與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

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閒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見范宣子賦鴻鴈之卒章宣子曰匄在此敢使魯無鳩乎齊既逃盟復圍成孟孺子獻子之子名速海陘魯隘道言齊故欲晉救也禘王祭晉之民未息以新伐許楚也庶幾望之也獻子偃謚圻父詩小雅周司馬掌封畿之兵甲故謂之圻父詩人責圻父為王爪牙不脩其職使百姓困苦無所止居宣子匄謚鴻鴈詩小雅卒章曰鴻雁于飛哀鳴嗸嗸唯此哲人謂我劬勞言魯憂困嗸嗸然如鴻雁之失所鳩集也

十七年春宋莊朝伐陳獲司徒卬畀宋也莊朝宋微者卬陳大夫畀

宋故不設備○齊人以其未得志於我故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圍臧紇于防師自陽關逆臧孫至于旅松鄹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齊師去之齊人獲臧堅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杙抉其傷而死冬邾人伐我南鄙為齊故也桃魯邑今山東泗水縣有桃城齊既圍之復使圍紇防紇食邑魯遣師逆紇畏齊不敢至叔梁紇與臧孫之昆弟疇賈先在防故夜送紇於師復還守防齊失紇去唯獲紇之族名堅者愛其勇故使衛唁欲生之堅以衛奄人使唁為辱已而自殺陽

關旅松皆近防地杙櫟也齊三伐魯不勝故邾助之○晉楚爭衛而秦齊時倔彊其間為晉伯梗秦在西陲晉敵之害不及諸國齊居山東一與晉異即及魯衛而邾莒助之為魯害也尤士匄乃以微物啓貳罪可勝道哉

十八年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皋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瑴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棄好背盟陵虐神主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

臣偃實先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唯爾有神裁之沉玉而濟冬十月會于魯濟尋溴梁之言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馬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

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鳥烏之聲樂齊師其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曰止將為三軍獲不止將

取其衷顧曰為私誓州綽曰有如日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皆衿甲面縛坐于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己卯荀偃士匄以中軍克京茲乙酉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邿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萩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門中孟莊子斬其楢以為公琴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

州綽門于東閭左驂迫還於門中以枚數闔齊侯駕將走郵棠太子與郭榮扣馬曰師速而疾略也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太子抽劍斷鞅乃止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獻子將為魯伐齊前弒厲公故夢與訟梗陽晉邑臯巫名今山西清源縣南有梗陽城穆子見巫之所夢中見巫巫又與同夢知其必死故迎其意勸之致死伐齊因濟河而南雙玉曰瑴瑗齊侯名民神之主謂數伐魯殘民禮諸侯視四岳不得稱臣此更稱曾臣蓋非禮以曲媚神耳曾重也前盟湨梁云同討不庭故此伐齊為尋其言平陰齊邑今山東平陰縣其城有防門齊作塹於此拒晉橫廣一里衛謂非險不足守折文子齊大夫字子家宣子

既謂言於析以恐齊而又多為疑兵以示衆斥開也開其險以疏建旌旗又僞以衣服為人形建旆以先驅曳柴揚塵齊侯遽歸師繼遁其營空烏得之而樂馬以班別而鳴烏亦止城上諸師既入其城復乘勝追之隧路之深隘者二子以衛奄人殿師為辱國代之衛很二子故以馬塞其道使晉得之今山東長清縣有隅馬山因此以名脰頸也取衷復射兩矢之中有如日言必不殺明如日具丙右之名衿甲面縳蓋縛手於後唯見甲之衿與其面也晉欲長驅深入魯衛恐腹背受敵請攻險克而復進京茲在平陰東南郝今山東濟陰縣有郝城盧山東長清縣有盧城皆齊邑秦周魯大夫趙武及之共伐萩萩楸同木也雍門齊城門殺犬示閒暇楢亦木也劉難士弱晉大夫揚門東閭皆齊城門枚馬檛闔門扇數其枚示無恐郰棠齊邑太子名光勇略已見於此郭榮齊大夫濰水源出山東莒州箕屋山達密州沂水有二一出尼山西流入泗一出沂水縣雕厓山經縣入

浙

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許楚子聞之使揚豚尹宜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不穀即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為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嘗之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于汾於是子蟜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

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於魚陵右師城上棘遂涉潁次于旃然蔿子馮公子格率鋭師侵費滑胥靡獻于雍梁右回梅山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反子庚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涉于魚齒之下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子孔乗其君不在國召楚

兵為亂子庚楚令尹名午揚豚邑尹名宜死不從禮謂生聽先業則死當降禮利社稷謂審敵而保境安民不幸一時之功也汾今河南襄城縣境有汾丘城二子展西完城郭內保守魚陵魚齒山也在今河南汝州東南城上棘者將涉穎故於水邊權築小城以備進退旃然水舊出滎入汴胥靡獻于雍梁皆鄭地梅山在今河南鄭州西南再宿曰信魚齒山下有滍水故云涉師曠欲審晉楚之强弱故歌南北風南風微故云不競歌者吹音律以味八風歲在豕韋月又建亥故曰多在西北叔向意在正君故歸之德

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毋侵小○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

先吳壽夢之鼎荀偃癉疽生瘍於頭濟河及著雍病目出大夫先歸者皆反士匄請見弗内請後曰鄭甥可二月甲寅卒而視不可含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欒懷子曰其為未卒事於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含宣子出曰吾淺之為丈夫也晉欒魴帥師從衛孫文子伐齊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為政賦黍苗季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

馬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敝邑賦六月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為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

督揚即祝柯舊屬山東濟南府今闕餘詳見魯與邾莒之怨六卿伐齊還魯公享而賜之如鞌戰還之賜唯無

先路偃為中軍元帥故特賄之五匹為東四馬為乘壽夢吳子來也獻鼎於魯遂因以為名古之獻物必有以先令以璧馬先鼎瘁火邪毒發為疽在頭曰瘍著雍晉地句次當代偃故問後鄭甥荀吳其毋鄭女視目閉不可含口噤大夫稱主懷子名盈浅以私度之伐齊以嗣事也拜謝討齊黍苗詩小雅美召伯勞來諸侯如陰雨之長禾苗喻晉君憂勞魯如召伯六月詩小雅吉甫佐天子征伐之詩以晉侯比吉甫出征以匡王國林鐘律名鑄鐘聲應之因以名名令命也命以德志於銘言言其得時計計其有功伐勞也德功伐皆以位為差彝器謂鐘鼎宗廟之常器

夏五月壬辰晦齊靈公卒莊公即位 晉士匄侵齊及穀聞喪而還禮也 莊公太子光餘見齊崔慶之亂穀今山東東阿縣禮不伐喪

冬十一月城西郛懼齊也齊及晉平盟于大隧故

穆叔會范宣子于柯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叔向曰肸敢不承命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魯小勝大懼而城郭大隧地舊鬭晉與齊平故與晉會以覲其勢柯北直隷內黄縣有柯城載馳詩小雅四章曰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取其欲引大國以自救助向度齊未靖故許救魯因之脩備今山東費縣有武城城

二十年夏盟于澶淵齊成故也今北直隷開州有澶淵城○秋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黄之偪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

謀楚人以為討公子黄出奔楚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死書曰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言不與民同欲也陳侯之弟黄出奔楚言非其罪也公子黄將出奔呼於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蔡久事楚燮欲背之而事晉國人不欲殺之二慶陳卿畏黄侵奪其政先君文侯父莊侯無常微發無准○燮欲棄夷從夏正也遭國亂而被殺乃以違衆罪之非矣○齊子初聘于齊禮也

齊魯以怨絕好今始通繼好息民故曰禮

二十一年春公如晉拜師

二十二年夏晉人徵朝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即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晉是以有戲之役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為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於楚我四年三

月先大夫子蟜又從寡君以觀釁于楚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遂帥羣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貳于楚者子侯石盂歸而討之溴梁之明年子蟜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於嘗酎與執燔焉閒二年聞君將靖東夏四月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閒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荐至無日不惕豈敢忘職

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為口實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為仇讎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時鄭事晉已恭復召之朝徵召也少正鄭卿官僑子產名子蟜名蠆覲釁實朝楚而飾詞也臭味同姓故差池不齊也土實土地所有宗器宗廟之器齊盟同盟會歲終朝正也石盂即石奠夏子西名嘗秋祭酎三重醇酒嘗而以酎薦祖考曰嘗酎當嘗酎時鄭伯適往因助祭而執膰請柬夏為齊平而盟澶淵鄭先往以聽會期荐仍也口實據其不及以為所責之詞翦削也仇讎背晉為仇敵也傳言子產有詞能免大國之討

二十三年春陳侯如楚公子黃愬二慶于楚楚人召之

使慶樂往殺之慶氏以陳叛夏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板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黄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故書曰惟命不于常黄前奔楚今因陳侯往朝愬其誣楚為之召二慶二慶畏誅使其族名樂者往楚殺之慶乃以國叛治城以距君殺其役人之以板墜地者故衆役怨相與殺二慶黄歸陳書康誥言有義則存無義則亡

〇秋齊侯伐衛　自衛將遂伐晉取朝歌以報平陰之役朝歌晉邑今北直隷濬縣有朝歌城晉有欒氏之變故齊乘之以報前憾詳見齊崔慶之亂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禮也雍榆晉邑北直隷濬縣有雍榆城救盟主

故曰禮

二十四年○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

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說乃輕幣是行也鄭伯朝晉為重幣故且請伐陳也鄭伯稽首宣子辭子西相曰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於敝邑寡君是以請罪焉敢不稽首晉令諸侯朝聘之幣重於昔子産以宣子能受言故以書責之

没没沉溺之意與所以行也詩小雅言君子以令德而為邦家之基又詩大雅言武王為天所臨無貳心以有

令名也恕思以恕為思也恕施則人咸懷而名令德由之行是名以載德而原於恕浚取之深也與恕戾矣焚猶滅也介因也大國楚也請罪請問陳我何罪將伐國故稽首○夏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薳啓疆如齊聘且請期　秋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宇從薳啓疆如楚辭且乞師　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諸侯還救鄭晉侯使張骼輔躒致楚師求御于鄭鄭人卜宛射犬吉子太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對曰無有衆寡其上一也太叔曰不然部婁無

松柏二子在幄坐射犬于外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已皆乘乘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而鼓琴近不告而馳之皆取胄于櫜而胄入壘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弗待而出皆超乘抽弓而射既免復踞轉而鼓琴曰公孫同乘兄弟也胡再不謀對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皆笑曰公孫之亟也楚子自棘澤還使遠啓彊帥師送陳無宇

期會期辭辭有晉師未及會詳見齊崔慶之亂夷儀時屬衛晉會諸侯代齊阻水故迴師救鄭棘澤鄭地張骼輔躒晉大夫致師挑戰欲得鄭人自御知其地利射犬鄭公孫

不可與欲使卑下之對言上下有常分豈以國大小而有異部婁小阜松柏大樹瑜小難以容大坐外後食皆輕之也廣車兵車乘車安車及而從乘踞轉鼓琴皆示暇也轉舊說衣裝恐非愚謂軫字之訛軫車前後兩端横木所以收斂所載詩云俴收是也犬恨輕已故近敵遲馳弗待先出二子言同乘義親何兩不相謀犬為之釋詞亟性急不受屈也楚既為齊伐鄭復使送其使臣其交固也○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齊人城郟郟王城也是時穀雒鬭毀王城齊叛晉欲求媚天子故為城之

二十五年夏崔杼弒其君崔杼齊臣君莊公光詳見齊崔慶之亂晉侯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使隰

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使叔向告於諸侯公使子服惠伯對曰君舍有罪以靖小國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前取晉朝歌故伐以報之齊人歸曲莊公以解於晉以班示降服宗器祭祀之器樂器鐘磬之屬六正六卿五吏文職三十帥武職百官正長羣有司也師旅小將師以內外大小而差等之皆致賂○平公受賂不討齊罪失德甚矣楚欲爭長獨不能顯義以正其失而操主盟之柄乎○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産帥車七百

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陳侯扶其太子偃師奔墓遇
司馬桓子曰載余曰將巡城遇賈獲載其母妻下之而
授公車公曰舍而母辭曰不祥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
亦免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産親御諸門陳侯使司
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使其衆男女别而纍以
待於朝子展執縶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美入
數俘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
前年楚子伐鄭東門陳蔡許皆從而陳獨肆暴鄭報之
襲入其國隧湮堙塞刊除也巡城不欲載公托之以辭

貫獲陳大夫不祥以男女無別御止也免喪服擁社抱社主欒自係待命執縶稽首獻飲皆以脩臣禮子美子產別宇數俘數其所獲之俘明無他號掠被除也節兵符陳亂故正其衆官脩其所職以安定之○秋七月己巳同盟于重丘齊成故也今山東東昌府有重丘城○八月鄭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閼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太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

蔡人奉戴厲公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太姬天誘其衷啓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

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為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慎辭哉捷入陳俘獲也子產故以發晉詰而舉典以對使不能屈闕父舜後為武王陶正舜大聖故稱神明聖必神靈也庸用也元女武王

之長女胡公閼父之子滿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謂之恪并二王後謂之三恪其禮轉降示敬而已故曰恪出蔡之甥桓公之子厲公也五父名佗桓公弟殺太子免鄭莊因立之為蔡所殺復與蔡同奉事厲公與厲公子莊公宣公夏氏之亂靈公之子成公奔晉自晉因鄭而入不可億逞言周鄭素施德於陳而今逞肆如此不可億度恥太姬謂上辱太姬之靈衷中也辟法也方千里曰圻方百里曰同衰差降謂七十里五十里武莊鄭二公平桓周二王士莊伯名弱拜功謝晉受其功前雖入陳惟服之故更伐以結成志古書足猶成也

二十六年夏楚子秦人侵吳　遂侵鄭五月至于城麇

印堇父與皇頡戍城麇楚人囚之以獻于秦鄭人取

貨于印氏以請之子太叔為令正以為請子産曰不獲受楚之功而取貨于鄭不可謂國秦不其然若曰拜君之勤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其可弗從遂行秦人不予更幣從子産而後獲之城麇鄭邑餘見楚平王得國印堇皇頡皆鄭大夫請贖之歸也令正詞令之正子産以太叔之辭使秦秦嫌有貪名傷國體故不獲必為歸功於秦之辭使秦可以施德於鄭耳○秋鄭伯歸自晉使子西如晉聘辭曰寡君來煩執事懼不免於戾使夏謝不敏君子曰善事大國言自懼失敬而得罪子西名夏○鄭之事晉也過於恭國將不勝矣而又何善之有○齊

人城郟之歲其夏齊烏餘以廩丘奔晉襲衛羊角取之遂襲我高魚有大雨自其竇入介于其庫以登其城克而取之又取邑于宋於是范宣子卒諸侯弗能治也及趙文子為政乃卒治之文子言於晉侯曰晉為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而貪之是無以為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可使也對曰胥梁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城郟前見烏餘齊大夫有廩丘城又有羊角城舊有高魚城衛魯邑竇水竇乘雨不閉而入入庫而介其甲討類見討之類胥梁帶晉廩丘齊邑今山東范縣

大夫有權謀故能不用師

二十七年春胥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必周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烏餘以其衆出使諸侯偽效烏餘之封者而遂執之盡獲之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於晉諸喪邑齊魯衛宋周密也恐烏餘知而有備乃詐使之受封而出四國若致邑以封之者遂執之獲其徒衆而各歸其邑傳言趙文子賢故平公雖失政而諸侯猶睦

晉楚為成

襄公二十五年秋趙文子為政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

禮穆叔見之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齊崔慶新得政將求善於諸侯武也知楚令尹若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可以弭趙武繼范宣子弊奉晉者禮晉禮之令尹屈建

二十六年秋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於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釁於勇嗇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

何從之子展説不禦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墮其城涉於樂氏門於師之梁縣門發獲九人焉涉于氾而歸而後葬許靈公前晉以諸侯伐許鄭獨以君行故許必報之因卒于楚故楚必為之伐鄭子産知其情故使之得氣去昧猶貪冒釁動也晝貪也言欲與楚戰者皆釁勇貪名之人非能為國家忠慮南里鄭邑樂氏津名師之梁鄭城門楚於氾城下涉汝水南歸如許志而葬

二十七年夏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蠧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

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
失為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
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
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
皆告於小國為會于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
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為介司馬
置折俎禮也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戊申叔孫
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丙

辰邾悼公至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戊辰滕成公至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馹謁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戊寅左師至是夜也趙孟及子晳盟以齊言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之

大夫皆至以藩為軍晉楚各處其偏伯夙謂趙孟曰楚
氛甚惡懼難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辛巳將盟
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犂曰合諸侯之師以為
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
是弃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
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太宰退告人曰令尹
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弃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
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趙孟患

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為不信猶不
可單斃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為不信必不捷矣食言
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
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雖倍楚
可也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
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
視邾滕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叔孫曰邾
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

不書其族言違命也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為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為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

外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能歆神人宜其光輔五君以為盟主也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晉荀盈遂如楚涖盟　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

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昬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樂喜之謂乎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向戌之謂乎楚遠罷如晉涖盟晉侯享之

將出賦既醉叔向曰蓮氏之有後於楚國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敏子蕩將知政矣敏以事君必能養民政其焉往晉楚爭伯諸侯苦兵向戌素有賢稱兼善二國之相故欲使交驩弭天下之兵為名高時雖知其不可而以其事美咸從之折俎體解節折升之於俎合卿宴享之禮周禮司馬掌會同之事時趙武叔向向戌皆賢大夫又以弭兵為事故會時文辭多美衆謂記録之既而諸國大夫以次皆至盈後武至而言從者武命盈追已故後遣如楚成言成盟載之言兩相然可交相見使諸侯從晉從楚者更相朝見不能不能服而使之馹傳也齊言預要齊其詞至盟時不得復爭訟也以蕃示不相忌伯夙晉大夫氛氣也楚有襲晉之氣故懼有難晉營在宋之北偏以東為左有難可左迴入宋東門東甲甲在衣中欲因會襲晉太宰州犂也志言信三者具而身

可安信亡則三者俱廢故不及三𢍰單獨也言獨自取死不病不能為人病也因宋守病因宋為弭兵而恃之以坐致此病則宋宜為之致死宋地主力可倍楚且楚之不義聞於諸侯皆背楚而固事晉故為我用庸用也季孫以兩事晉楚則貢賦重故欲比小國恐叔孫不從假公命以揄私屬於人也爭先爭先歃也抑更也只語辭戶主也小國主辦具此姑假以先楚蔿馬成盟也〇叔孫權君命以存國體誠得出疆之義而乃以違命為罪必不然矣其不書族或以惡與楚盟而槩與諸國之大夫不序以示貶皷趙孟偷而懼楚甘為之下夫子豈以信與之特以正其序耳〇宋公以在其國兼享二國之相客一座所尊前盟諸大夫不敢敵宋公故公謙而重盟蒙門宋城門士會賢聞諸侯故子木問之無愧辭謂祝陳馨香德足副之歆神人神享其祭人懷其德五君文襄靈成景也泣盟重結晉楚之好餘見子產相國戌欲宋公稱功加厚賞謙言免死六十六十并示示以

賁書五材金木水火土兵金也居其一削削其所示也前詩鄭風喜子罕名善其不阿後詩周頌恤憂收取也善戌改過詩文假以溢我何為假聲之轉溢為恤字之訛遠罷字子蕩溢興報蔔盈詩大雅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以美晉侯比之太平君子敏則周於事而能養民政必歸之

二十八年夏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晉宋之盟故也齊侯將行慶封曰我不與盟何為于晉陳文子曰先事後賄禮也小事大未獲事焉從之如志禮也雖不與盟敢叛晉乎重丘之盟未可忘也子其勸行宋盟云交相見故陳蔡胡沈屬楚者皆朝晉齊不與盟以前釋秦齊也故慶封為疑北燕

未通中國不屬晉楚而亦同朝或有慕也先從事後薦賄以事大於賄也未獲其事先從其志蓋欲齊朝者晉之志也

秋蔡侯歸自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日其過此也君使子展廷勞於東門之外而傲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為己心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為君也淫而不父僑聞之如是者恒有子禍不免不免於禍

廷往也淫不父通於太子班之妻也

孟孝伯如晉告將為宋之盟故如楚也蔡侯之如晉也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

宋之盟君實親辱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
馹奔問諸晉而以告子太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
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此君
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以歲
之不易聘于下執事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
必使而君棄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
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
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子

太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脩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復䷗之頤䷚曰迷復凶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而棄其本復歸無所是謂迷復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裨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歲弃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九月鄭游吉如晉告將朝于楚以從宋之盟子産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為壇外僕言

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為壇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産曰大適小則為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大適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菑患賞其德刑教其不及小國不困懷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怠於德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請其不足行其政事共其職貢從其時命不然則重其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所以告子孫無昭禍

焉可也鄭伯獨不朝而游吉往吉字太叔楚以違宋盟拒之駟乘車也問晉問鄭伯應朝否不易凶荒也故不能備朝禮復震下坤上上六變而爲順迷復凶復上六爻辭上處極位迷而復反失道已遠遠而無應故凶復其願欲得鄭朝以復其願也棄其本不脩德也是失道已遠又無所歸故知必死往當送其葬失道遠者復之亦難故將十年楚不能爲難故休吾民旅客處也歲星弃星紀之次客在玄枵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失次于北禍衝在南南爲朱鳥鳥尾曰鶉火鶉尾周楚之分故周王楚子受其咎○宋盟使晉楚之從交相見故陳蔡胡沈先朝晉鄭朝楚亦盟誓之言而太叔云爾者以楚王死傳故爲之兆耳亦所謂誣也○至敵國郊必除地封土爲壇子産不爲故外僕之掌次舍者以爲疑說解說也時命朝會之命無昭禍言告子孫當自强立國無如先世微弱聽命於人以禍自昭○子産之言有激而云爾古今以才傑而困於弱小者豈獨一子産

耶○十一月癸巳天王崩終禪竈言○十二月為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為豈為一人行也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邇饑寒之不恤誰遑其後不如姑歸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子服子始學者也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公遂行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為非為楚也饑寒之不恤誰能恤楚姑歸而息民待其立君而為之備宋公遂反楚屈建卒趙文子喪之如同盟禮

也楚都漢水西南至漢閒王卒昭伯名帶專足專任始學未識遠也成伯駕皺字○魯臣以遠慮辱君趙孟以同盟過禮皆畀之乎為識矣

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釋不朝正于廟也楚人使公親襚公患之穆叔曰祓殯而襚則布幣也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歲首公當朝正于廟今守臣于朔日告廟云公在楚故云釋諸侯甍鄰國有遣使賵襚之禮今楚使公親襚蓋比之于使臣故先使巫祓除殯之凶邪而行襚禮與朝而布幣無異茢苕也桃茢二物皆能除凶禮君臨臣喪乃祓殯故楚悔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于西門之外諸侯之

大夫皆至于墓○五月葬靈王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不可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東西南北誰敢寧處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王事無曠何常之有遂使印段如周靈王周王也弱年少官卑詩小雅言王事不可不堅固故不暇跪處傳言周衰卑於晉楚

三十年夏四月蔡景侯為太子般娶于楚通焉太子弒景侯如子產言

三十一年○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

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
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脩寇盜充斥無若諸侯
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閈閎
厚其墻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
異客何以敝邑之為盟主繕完葺墻以待賔客若皆毀
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匄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
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
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

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廏繕脩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圬人以時塓館宮室諸侯賔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賔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賔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賔至如歸無寧菑患不畏

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厲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脩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

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鄭子皮使印段如楚以適晉告禮也

時晉政已偷待諸侯之賔多不以禮而自崇侈恣於遊觀故子產毀垣以致詰而發其辭且以趙孟賢而近弱可以理屈也公襄公薨於六月充斥多也無若何無以待之也閈閎也閎其門也繕治完備葺覆也勾文伯名時事朝會薦進陳列也易治也圬人塗者塓塗也庭燎設火于庭巡宮行夜也所處也代代其役也巾車主車之官以脂塗其轄瞻敬也事職也展閱也各閱其物之可用與否以備賔需賔得速去故不留而事集巡巡其當否無寧寧也言見遇如此寧復有菑害耶銅鞮今山西沁州有銅鞮城晉築離宮於其地天厲天之厲氣為患者不戒不為戒備信信如其言贏受也詩大雅言辭輯睦則民協

同辭說繹則民安定莫猶定也謂子産知辭之益故善其辭亦以如晉告楚事兩伯之禮十二月北宫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宋之盟故也文子北宫佗

昭公元年春楚公子圍聘于鄭　遂會于虢尋宋之盟也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于晉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子木之信稱於諸侯猶詐晉而駕焉况不信之尤者乎楚重得志于晉晉之耻也子相晉國以為盟主於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師徒不頓國

家不罷民無謗讟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于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為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穮是蓘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為人下吾未能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信也能為人則者不為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為患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

于牲上而已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聘鄭詳見子産相國號鄭邑故東號公地得志謂先歃詐謂東甲駕陵也武相晉會夷儀會宋兩會澶淵會號齊侯白狄朝晉與秦成城杞之淳于以還杞讒誹僭侵越也耘草為穮壅苗為蔉言力農如此終逢歲歉君子為善終獲福也詩大雅賊害也楚恐晉先歃故以舊書加于牲上不復歃也餘見楚平王得國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于會楚告于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於叔孫而為之請使請帶焉弗與　趙孟聞之　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避難畏威而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若子

之羣吏處不辟汚出不逃難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汚而不治難而不守所由來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靖其能其誰從之魯叔孫豹可謂能矣請免之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又賞其賢諸侯其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疆埸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王伯之令也引其封疆而樹之官舉之表旗而著之制令過則有刑猶不可壹於是乎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姺邳周有徐奄自無令王諸侯逐進狎主齊盟其又可壹乎恤

大舍小足以為盟主又焉用之封疆之削何國蔑有主齊盟者誰能辯焉吳濮有釁楚之執事豈其顧盟莒之疆事楚勿與知諸侯無煩不亦可乎莒魯爭鄆為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去煩宥善莫不競勸子其圖之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時尋弭兵之盟而魯伐莒取邑豹在會故欲戮之請帶欲求貨而假為辭也詳見魯與邾莒之怨執事謂豹也污穢辱也靖安靖也安靖其能則衆附從表旗表識以別其封界制令不得相侵三苗饕餮放三危者觀扈夏二叛國山東觀城縣有觀國陝西鄠縣有扈國姚邳商二叛國邳南直隸邳州徐詩稱徐方宣王征之奄書序云成王踐奄二國皆屬魯

大蔓弑滅亡小封疆之事焉用魯不用治也吳在東濮在南皆楚仇亢禦也餘見楚靈王之亂夏四月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鄭伯兼享之子皮戒趙孟禮終趙孟賦瓠葉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穆叔曰趙孟欲一獻子其從之子皮曰敢乎穆叔曰夫人之所欲也又何不敢及享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趙孟辭私於子產曰武請於冢宰矣乃用一獻趙孟為客禮終乃宴穆叔賦鵲巢趙孟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蘩曰小國為蘩大國省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

趙孟賦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尨也可使無吠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拜舉兕爵曰小國賴子知免於戾矣飲酒樂趙孟出曰吾不復此矣

趙孟與豹自宋盟還過鄭戒戒享期也瓠葉詩小雅受所戒禮而賦此義取古人不以微薄廢禮雖瓠葉兎首必與賓客共之穆叔悟其旨而知其欲一獻聘禮饗饔五牢故卿當五獻趙孟以非聘鄭故辭而又私言已賦瓠葉於子皮既以一獻成享禮乃折俎以宴鵲巢詩召南言鵲有巢而鳩居之穆叔以喻晉侯有國趙孟治之武不敢當采蘩詩亦召南取蘩菜薄物可以薦公侯又欲趙孟秉前儉德以臨諸侯故既賦之而復云小國如蘩大國惜而省用之何所不從命死麕亦召南卒章曰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子皮惡楚圍以厖比之欲趙孟安徐馴擾之勿使其陵暴諸侯

常棣詩小雅取其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言兄弟之國內自親協則圍不能為害三國皆兄弟故拜兕爵以罰不敬言小國蒙趙孟德比以禦圍自知必免此罰時諸國皆賢大夫又皆欣戴趙孟故樂甚而曰不復此已有亡徵焉

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于潁館於雒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為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

夕弃神人矣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神怒不歆其祀民叛不即其事祀事不從又何以年十二月晉既烝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甲辰朔烝于溫庚戌卒鄭伯如晉弔及雍乃復

道由周故景王使勞之定公名夏潁雒皆水汭水曲在今河南鞏縣劉子覿河雒而思禹功弁冕冠也端委禮衣勸趙孟使纂禹績趙自言苟免目前不復能念遠劉言其自比賤人而無卹民之心民為神主不卹民神人皆弃畜此年而卒孟子餘趙衰字武曾祖廟在南陽溫縣將會祭之晉既烝乃烝其家廟先公後私也既卒鄭伯將弔之不果而反傳言大夫強諸侯畏而弔之

○荆楚僭稱王號于周窮經者皆以大義黜而夷之諒聖人之意當亦爾矣然是時之稱為伯者則唯以其勢強

橫甚能制而屈之者為雄以懾諸侯而威之使已服耳於大義初無計也故少不競而懷安斯有弭兵合成之說焉然晉齊鄭國多謀臣相爭者幾二百年卒無一言及此豈其見有不逮耶抑以為虛名不足較徒重其慝耶使有慮弘志正之士倡而陳之不知荆楚當何辭焉而惜其寥寥乎未之聞也噫

春秋左傳屬事卷五